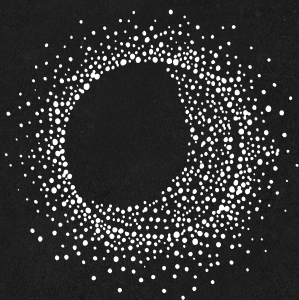




可愛的我 ②

盲人 星球



廖玉燕 | 著

自序／築夢踏實

我是一位全盲的視障者，現在是一位業餘作家。

從黑暗的求學之路走到幸福園地，這一路是多少貴人的幫助？父母、老師、朋友，還有那些在我生命中匆匆而過，扶著我走過喧囂，走過泥濘，留下溫暖雙手的人，即使在我成功平順之後，這樣的扶持依舊相隨，而且永遠不會止息。

我的生命在很小的時候就沒有太陽，最後卻出現了月亮般的安靜與自在。

身心障礙容易被視為前世做了壞事的詛咒，但我從來就沒有把眼睛看不見的事，覺得是自己作孽的天譴。

如果看得見，我會喜歡攝影，因為一張照片就可以說明一切。

總覺得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而且不太容易作「假」。什麼郎才女貌、玉潔冰清的形容詞，不如一張照片，一翻兩瞪眼。

看不見也可以用文字表現生命之歌，用文字也可以詮釋愛的真諦。

去年我出了一本書《可愛的我1：心情小語》，心裡有說说不出的喜悅。

這是一本用心展現的書，因為有許多親朋好友的全力相挺，才能寫下這美好的一頁！

我希望有人會了解，這是一本誠懇而美麗的靈魂之作，它的誠實，讓我覺得自己縱使不是美女卻更接近人間；而它的詩意，讓一般人看見生命即使黑暗，仍然能有顏色。

更重要的，是它展露了一種存在的可能性，使得我們相信，險崖上也能開出玫瑰，或是說我就是一朵不怕風和雨的玫瑰。

我用如詩的語言和想像力，寫出一本散發獨特魅力的書，帶明眼人看見我所住的世界。

今年《可愛的我2：盲人星球》誕生了，給我增添許多生命的色彩。

在盲人的星球上，愛像彩虹，美在天空裡，我們的生活充滿了小鳥翅膀的拍動，那聲音在宇宙裡清脆響亮。

在盲人的星球上，花兒如四季裡的春天；在我們的世界裡，天色總是介於月光和晨光之間。

但願朋友們，讀我的書，能學著對人生釋懷，能學會對生命讚揚。

看完我的書，我想先請你們試著閉上雙眼，試著走五分鐘的路、試著攔一輛計程車、試著去最近的便利商店購物、試著過馬路、試著等公車、試著打電話、試著上網聊天，沒有了視覺，你們還能用什麼來體驗這個世界？

我告訴你們，還有明亮的星眼，可以看見世界的美，就像我們沒有了視覺，一樣可以做這些事情。

曾經有一個眼睛看不見的孩子問：「世界有多大？」

明眼人拉起他的雙手去觸摸，告訴他：「你的手能摸到的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我認為世界有多大？不是用手去探索的，而是用心去衡量的，你的心的有多寬遠，世界就有多大。

朋友的話，響亮的在我耳邊迴盪：「你太棒了！認識你，我就這樣欣賞著，你終於出書了，夢想終於成真了。我看到更多你練習的汗水、我看到更多你對人事物的感動眼淚，精力充沛的你，有時也會累吧？我看到你的豐富精彩，來自高山低谷的變化之中，唯一不變的是你對生命的熱誠。」

我的生命之歌，要唱給世界上愛美的人聽。我溫柔的書，要寫給世界上喜歡築夢的人看。

一個人若沒有夢想，那樣比貧窮更可怕，成功都是逼出來的，不怕萬人阻擋，只怕自己投降。只要路是對的，就不怕路遠，成功路上並不擁

擠，因為堅持的人並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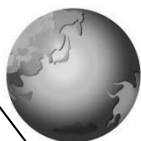
世界上沒有懶惰的人，只有沒有目標的人。懷才就像懷孕，時間久了一定會生出兒女來，我們如果不努力，永遠沒有人對我們公平。

肢體健全雖是一種幸福，很多幸福的人卻庸碌一生。可是，被剝奪了某項重要身體功能的人，往往因不幸的遭遇而激發出不凡的生命力。

什麼時候，我們都不能喪失對生活的信心，我們需要樂觀地面對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要為更好的未來努力，我們是跟自己賽跑的。

我的眼睛看不見，但是，用心摸索的我，不敢說自己有多堅強多勇敢，至少我還有夢，願意為成為作家的夢想而努力，夢想成真的感覺真好。

可愛的我 2



盲人星球

自序／築夢踏實 7

用心學習 15

我是玉燕 16

學電腦感言 19

電腦情人 23

摸黑的日子 30

好想上廁所 52

上帝的蘋果 67

上帝愛我 72

我的新天地 76

牽手 83

鬼剃頭 89

執子之手 97

把愛找回來	98
走出憂鬱	108
旅程	127
奇蹟	140
美學之旅	152
明與盲	161
愛情	168
山之旅	177
珍惜	190
入境隨俗	196

親親寶貝 205

走路	206
幸福	211
幸福極品——	
知足、感恩	217
真愛	223
惜福	231
際遇	241
關注健康	252
打牌閒聊	260
讚賞	268

用心學習

我是玉燕

我自幼雙目失明，在苗栗鄉下就讀普通小學，全校只有一個盲生，深深感受到生活不便，處處需要有人幫助，卻不敢講。

縣府輔導員不定期來看我，每天也有姊妹、同學陪我上下學，但對於一個全盲的小女孩，在明眼學校環境裡，幾乎每一個細節、無時無刻，都存在著不便與障礙，從上課無法看黑板、考試無法寫考卷、體育課難以跟著做運動，甚至曾經坐在教室憋尿憋到哭，有時還忍受著異樣的眼光。國中轉入專為盲人打造的啟明學校，困境頓時解除，但也發現許多人跟我有著同樣的遭遇。

畢業後進入社會從事按摩工作，現實生活仍然處處有不便之感，所以我想要把盲人的心聲，透過文字表達出來，讓更多明眼人看到盲人的不便，也瞭解盲人除了眼睛看不

到之外，跟明眼人其實沒有什麼不同，進而瞭解盲人的內心世界是豐富的，拉近明眼人與盲人間的距離。我寫作的特色，就是用生動有趣的對話，把盲人的心境，巧妙在文章中帶出來，讓更多明眼人有機會認識盲人，是我許多年來的願望。

民國七十二年，我於台北啓明學校高職部畢業，從事按摩工作多年，擁有自己的工作室，還有許多喜歡我的客人，我很滿意我的工作。先生是高考的公務人員，我們白手起家，在台北一起打造快樂溫馨的小家庭，我們活潑可愛的一兒一女，雙雙大學畢業，是剛踏入社會的新鮮人。

拜科技發展之賜，盲人也可以學習使用電腦。因此空閒時間我開始發展我的嗜好——閱讀電子書，以及使用文書編輯軟體寫文章，比起以前使用體積龐大的點字書，實在幸福太多了。

我從來沒有忘記小時候許過的願望，就是要把盲人的心聲撰寫出來，當初是出於渴望被瞭解的心態，現在則是抱著知足感恩的心境來完成。

雖然我的眼睛是全盲，但是我熱愛寫作，曾經夢想成為作家，但因為無法寫字而難以實現。如今我學會使用盲用電腦閱讀與打字，終於能把我的心思化成一篇文章。

在「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的盲用電腦課程中，透過服務人員細心安排，以及電腦老師的耐心指導，我不僅學會寫文章、上網看其他作家的作品，並且在 Facebook 和好讀網站與他人分享我的創作，在日常的工作之外，增添了許多生活的色彩。心靈的交流互動是十分重要的，我的心靈曾經因為無法寫字而被禁錮在牢籠中，現在從欣賞別人的文章中我覺得滿足，在與眾人分享我的創作中，我覺得富有和喜樂。

學電腦感言

如果盲人是黑暗的象徵，愛就是光明的燈塔。

「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就是一座穿越黑夜的燈塔，好亮、好亮。但願，這道光茫，可以永不止息。因為有這座指引之燈，盲人的世界，變得很陽光，到處都充滿了美麗的色彩與驚奇的花花草草！

我把自己完全歸零，在家人的大力支持與朋友的協助下，終於勇敢的踏出了遲來的第一步，也許慢了些，但是，感覺還是很好。花為美麗而綻放，我為學習而喜悅，為知福、惜福而滿足，為愛而存在。我好愛自己、好愛家人、好愛周邊所有的人事物。

上完電腦課之後，突然發現：我已馬齒徒長！多麼希望生命可以重來，好讓我把過去，許多不該留白的青春，填滿永不褪色的詩句；同時，也能讓我把過去，許多不堪回

首的記憶，刪除、刪除、刪除……再刪除。可是，時光真的不能倒流！現在我只能活在當下，不斷的提醒自己，愛——要及時，學——要及時。縱然不能追回失去的昨日，願能獲得更少遺憾的明日。

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與學習之後，我這個電腦白痴，也會一般電腦的基本操作了。哇！網路博覽會，什麼都有。網路世界裡，有鴛鴦蝴蝶，有綠樹紅花，有蟲鳴蛙鼓，還有許多人走過春夏秋冬的足跡，嘗過愛恨情仇的滋味，和許多人度過千山萬水的情愫。

電腦實在好奧秘、好神奇，知道科技如此繁榮，帶來了無限的便利，家裡有一部電腦，如同有了全世界的金頭腦。金光閃閃，很好！可是，心中不免升起一股淡淡的憂愁。於是，我想：陌生朋友的定義，不是相隔距離的遙遠，而是，見面不相識的感覺。

很高興認識陳冠武電腦老師。他熱誠、認真，總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從不否定或歧視他人的職業。了解什麼是「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是他對尊重所有學員們的專業技能最好的詮釋。他勝不驕，敗不餒，有智者、仁者的風範。

感謝陳老師，能在上課的時候，可以讓我自然的發呆、自由的發問、自在的學習，進而幫我找回自信與夢想。等我把電腦摸熟之後，若有時間，有能力的話，我想寫一本

書，一本從黑夜到天明，化淚水為甘泉的書。人生有夢，築夢踏實，世界多美好！

如果不是有人這麼有耐心，重複再重複，一遍又一遍慢慢的細說，這樣抽象的理論，這樣繁雜的功能，這樣多變化的視窗。從小就雙目失明，對電腦一點概念都沒有的我，是不可能深入其境的。從認識鍵盤，了解各項功能表，到會文書處理，知道怎麼建立資料夾，建立檔案，如何刪除，如何存檔；到電子郵件，如何與人互通信件，或是資訊交流；到邊做家事，可以邊跟朋友聊天，亦或邊閱讀書報；好有趣，實在令人驚豔。我學會了這麼多的電腦運用程式，心裡真有說不出的喜悅。我很想對自己說：你好棒！好棒！

感謝勞工局提供經費給我們學習，也感謝「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培植出一群這麼優秀的盲用電腦教師，讓我們這些來學盲用電腦的學員，個個都滿載而歸，獲益不淺。在他們的身上，我似乎看見了，我們盲人的未來不是夢。相信在他們兢兢業業的努力下，一定能為我們盲友，開發出許多新職業，不會讓我們成為無工作者的社會邊緣人。

盲人的工作，不該除了按摩，還是按摩！這樣無奈的選擇！無聲的嘆息！因為，不

是每個盲人的手都這麼巧，適合做按摩。應該是適材適用，透過各方管道，與盲用電腦的便利協助，盡可能讓盲人在各項資訊與工作上，得到最好的輔助。我的感覺是：盲人是身障者，而非是殘廢者。我們與一般明眼人一樣，可以做很多很多事。熱在哪裡，光就在哪裡。也就是說：哪裡有愛，哪裡就有春天。

我本身是一個快樂的按摩師。我的理念是：「專業、敬業，自然就不會失業。」因此，我跟很多很好的客人，結了永難忘懷的善緣。偶爾我會跟客人開玩笑的說：「無論你們是三克拉、五克拉、或是一克拉，我都喜歡，反正你們都是我的最愛。」客人聽了我的話都笑了，笑的好開心，笑聲超越了一切的價值。我知道，他們也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東西，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唯有真愛，才是永恆的無價之寶。」

我端坐在電腦桌前，快樂的上網收聽廣播，用心的上網瀏覽各項資訊，得意的想著：「嗯，我的舊思維，已經跟e時代的新觀念，開始連結」。enter 確定，我的明天會更好。

我要向所有為盲用電腦，日以繼夜而忙碌的工作者，致上最深的敬意。

電腦情人

我要你往前，你不往前。我要你往後，你不往後。我要你往東，你卻往西。喂！你到底是不是電腦啊？想發飆：轉轉轉，轉不出所以然來，錯！錯！錯！都是我的錯！我深深的、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再慢慢的、慢慢的吐了出去！

電腦：「不是我冥頑不靈，而是你的指令，讓我無所適從。你東西南北，搞不清楚方向，害的我也跟著你手足無措，前後左右亂亂跳，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不在乎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只求你不要拒我於千里之外。我這麼欣賞你、喜歡你、佩服你，你竟然不解風情，顧左右而言他，簡直是對牛彈琴，雞同鴨講。

電腦：「雖然，你不是我的唯一，我的情人滿天下，但，在我的心靈深處，永遠留有一個角落，等你來對號入座。除非你忘了我，或是拋棄我，否則無論在何時，或在何

處，我都與你同在。」

請你發發慈悲！可憐我的腦容量較小吧！網開一面，讓我操作順利點吧！

當我操作順利的時候，你是我心裡的寶，讓我愛不釋手，好想把你抱在懷裡，像巧克力一樣，溶在嘴裡，甜在心裡。又滿足，又快樂。

當我操作不順的時候，你是我心中的魔，讓我恨之入骨，真想將你碎屍萬斷，越碎越好，最好立即在我腦海裡消失殆盡。

你常常跟我玩捉迷藏，又常常跟我開玩笑，弄的我魂不守舍！時而讓我又愛又恨，時而還會讓我急到跳腳。但願，有一天，我們能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無論世界怎麼變動、不安，你愛我，我愛你，永不變，行不行？

明明已經存檔了，為什麼沒有存進去呢？我握緊拳頭，在桌上重重的槌了幾下，不知道想笑還是想哭？氣死我！一字一句慢慢、慢慢的打好的字，不知道哪兒出了大紕漏？就這樣模模糊糊的泡湯了。唉！忙了一整天，才完成一點點，真的是前功盡棄了。

有時一日看三回，有時一日看五回，有時不知一日看幾回？每每打開郵件信箱，不能說大失所望，但確實有點感慨！我不是有這麼多親戚、朋友嗎？為什麼就這幾封信

呢？我有點兒覺得怪怪的，直到有一天，我才恍然大悟，我的電子郵件地址，根本就沒有給過幾個人，又因為，我還不是很瞭解怎麼用，不是給錯了，就是對方的電子郵件信箱壞了，所以當然會收不到信啊！我把這幾封親友們的來信，濃縮成一小段勵志文粹，收入到我的智慧百寶箱裡，作為永恆的紀念信物。

「我很驚訝！盲用電腦，竟然可以做到跟明眼人的電腦一樣，無遠弗屆。更驚奇盲人也會寫文章。有機會應該盡量透過文字，與實際的行動，讓更多的明眼人，了解盲人的世界。」

「我們都是一顆顆變形的種子，想發芽、想開花、想結果。雖然，我們有陽光的撫慰，有雨露的滋潤，但，我們還必須勇敢的奮力一戰，穿過厚重的土壤，才能成長茁壯。」

「上完電腦後的感言，這篇文章寫的真實在，加油、加油！我帶著微笑跟你說：要繼續寫下去喔！」

「很高興也很感動，有你寄來親自寫的好文分享的回饋，讓我們在服務的工作上，

格外有力量。希望你能鼓勵周邊還沒學電腦的人，可以趕快來學，有志者事竟成。」

「計畫不如變化，變化不如一通電話，一通電話，不如人腦記憶的退化，就以不變應萬變吧！」

「計較和比較，是萬罪不赦的惡魔。最近不生氣，日子好快活。終於了解什麼是原諒別人，就是善待自己的道理了。」

「時間是治癒傷口的良藥，也是模糊記憶的腐蝕劑。只有健康才是一切生命的原動力。」

「以前常常給你添麻煩，真不好意思；以後若有什麼事，我幫得上忙的話，請你託朋友告訴我，或寄信給我，我會很樂意幫忙喔！每個人都有被需要，與被肯定的互助價值。」

「學海無涯，唯勤是岸。祝你未來的日子，越來越豐碩。」

你生氣的時候，固然不會大發雷霆，但是，你會以當機來指責我的不是。這樣冷漠無言的抗拒，更令人害怕！我生氣的時候，感覺是：可以叫、可以怒、可以吼，其實根

本就莫可奈何！我、我、我是盲人。摸不到你的鼠標，又聽不見你的聲音，比掉進深海裡，還要恐懼，還無助。當我需要你的時候，請你不要沉默不語，這樣我會心碎。

電腦：「在每個人光鮮亮麗的背後，總有一些不爲人知的心酸和苦痛。當然我也不例外。在我的記憶裡，也有許多不想被挖掘的祕密。一旦這些不堪入目、不堪入耳……的檔案，被開啓、被傳頌之後，這樣赤裸裸的、怵目驚心的畫面呈現，有誰知道我是被汙染、被牽拖、被誤解的呢？」

一般不講道理的人：「死電腦，都是電腦害的啦！每天迷迷糊糊，不知道在過什麼日子？只會玩電腦！命都玩掉了。什麼無所遁形？什麼有通天本領？什麼上網找資料，根本就是找碴、聊是非，講一些三四三的啦！」

電腦：「我要抗議：日夜不分，神魂不定，無所事事，無精打采，不三不四，咬牙切齒，哭哭啼啼……這一切一切的惡習、惡果，不是我的錯，不是我惹的禍。親愛的君子們，請重視良性循環與惡性循環的關係。往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總之，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我是電腦，我也要有發言權。」

跳過幾個窗格，找到我的電腦按 enter，再跳過幾個窗格，找到本機磁碟(c)再跳過幾個窗格，再 enter 確定。再跳過幾個窗格……貼上，剪下；貼上，複製。哇！亂了！亂了！什麼新增？什麼開啓舊檔？什麼設定列印？什麼列印結束？我頭好昏，用力的推了一下鍵盤，走開！因爲你詞不達意，討厭！

電腦：「人類是一種最會推卸責任和慾望最多的動物。」

我不敢否認，搖搖頭再點點頭。確實有些人是這樣的，並且對自己說：不應該這麼快就對你失去耐心，我必須承認自己弱智。幾個字在我腦海裡閃過「勤能補拙。」我自言自語：「學了又忘，忘了再學吧！」

我知道：人類的記憶是短暫的，歷史的紀錄才是永恆的。你承擔了整個宇宙，古往今來的記錄責任，而我只是大自然裡的滄海一粟。今日有緣與你相逢，感應到你和大自然生生不息，緣起而不緣滅的奧祕訊息，與有榮焉！

我好想融入到你的世界裡，想把你的生命精髓，完全的占有。你滿腹經綸，口若懸河，所有美的詩句，美的影像，美的畫冊，美的事物，都在你身上纏繞。

我高高興興的在你身上，尋找各項功能表，做好每一件事。每當我茫然的時候，你總是從容不迫，不慌不忙的爲我解答、解危、解惑。所有複雜的事、重要的事，都能交付給你，而你能快速的、精準的完成。

你這麼可愛、這麼輕巧、這麼討喜，難怪這麼多人，爲你瘋狂，爲你寢食難安。總是不知不覺的陶醉在你的深情裡，不由自主的深愛著你。最後我想我也會和大多數的人一樣，情不自禁的愛上你。因爲，我最簡單的指令，就能在瞬間請你幫我完成最不平凡的事。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你的好，只能說讚啦！你是不折不扣的精算師，也是最最不能讓人捨棄的智慧情人。你可以什麼都不會，卻也能什麼都會。希望有一天，我老到哪兒也去不了的時候，你依然還是我手裡的寶，而我也會在你的記憶中，永遠留有一抹燦爛的微笑，和一行清晰的足跡。

瞧！我一邊打字，你一邊朗讀。好像我來唱，你來和一樣，字字句句，都是肺腑之言。我們異口同聲道：「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我們已經是好朋友了，你我身無彩鳳雙飛翼，卻能心有靈犀一點通。

摸黑的日子

這是我高中畢業的第七年，也是我結婚後的第四年。現在我已經有兩個非常可愛的小寶貝了，大的是男孩三歲，小的是女孩剛滿十個月。先生是在離家不遠的敦化北路，一所國民中學當老師，頗受學生們的歡迎，雖然他近視很深，但戴起眼鏡，做起事來並不比別人差或慢，他的薪水勉強可供我們一家人的生活。

當我每天洗完一大堆衣服、尿布和做好所有的家事之後，我也會一面帶孩子，一面做一點手工藝，以貼補家用。由於長時間的摸索之後，我和一般的家庭主婦一樣，對煮飯、炒菜、洗衣服或幫孩子們洗澡、泡奶粉、換尿布，早已成了習慣，一點也不覺得棘手。

我那三歲的兒子，也逐漸地學會了幫我做家事，如果我的東西掉了，他也會立刻幫我撿起來。哪怕是一根替孩子縫衣服的針掉了，他也能很快地找到，用不著我再蹲下去東摸西摸。

「媽！針在這裡。」

「喔！小乖乖，好乖喔！爸爸跟媽媽最疼誰呀？」

「我還有小妹妹，對不對？」

「對！小乖乖最聰明了。」

「小妹妹尿濕了。」

「我去拿尿布。」

不知道是天性，還是因為他和我相處久了，知道我眼睛看不見的緣故，所以每次餵他吃飯的時候，只要用湯匙一小匙一小匙的舀起來，舉在高度適宜的正前方，他便會自己張開嘴一口接一口地吃著，根本不必擔心，飯粒會擠在他的鼻孔裡。

「有沒有吞下去？」

「有！」

「要吞下去才可以再吃喔。」

「吃完了有沒有多多？」

「有！你趕快吃，冰箱裡還有很多多多。」

「真的。」

吃過午飯我拿了一瓶養樂多給他，並吩咐他去跟小妹妹玩，他順從的答應了，他真是一個聰明的小孩子。

房子裡寂靜無聲，先生和孩子們都已安然入睡，我幾乎可以聽見他們輕微而均勻的呼吸聲。爲了怕吵醒他們，我躡手躡腳地走出臥室，坐在隔壁書房靠窗的書桌前，小心翼翼地從書架上取出一本書，默默的翻著、讀著。在大家都睡著之後，好好地讀一點書，寫一點東西，享受一下全然的寧靜，使自己的頭腦明澈清醒，給自己的生活增添幾許樂趣，我覺得是必要的。

自從結了婚、有了孩子，不便外出工作後，讀書已成為我的習慣，而且也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天整理書櫃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一本日記簿，那是剛踏進社會時所寫的。我寫

日記主要是在記述某些日常生活所發生的特殊事件，並藉著日記和另一個自我談天，抒發一下內心所感，或發洩情緒，日記可說是我內心世界的全部，也是我蘄露思想的天地。

每當翻閱日記，我就思潮起伏，胸中似乎有千言萬語急著向它傾吐。一握起筆，腦海裡的字句，就急促的往紙上跳了，每回寫完，心情總會愉快些。想起過去那段按摩的日子，我就害怕。

翻著一頁頁的日記，我內心的混亂與不安，便陣陣的加深。

到興華按摩院已有兩個星期了，感想很多，失望也很大，仔細觀察周遭的同事、老闆，實在找不出一個讓我心服的，尤其是那些男同事們，簡直可憐的可以——整天躲在店裡，不是吃就是睡、為賺不到錢養家而煩惱，不然就是聊天、玩牌、大吵大鬧，真正有適當的工作量賺錢的，或是能靜下心來念書進修的可以說少之又少。

如果人活著，只是爲了混日子，那又何必要來到這個世界呢？真該讓老師們來看，費了這麼多的心血把我們教育茁壯，而當我們步入社會時，卻不能得到實質上的幫

助，又有什麼用？

很久沒有回學校了，畢業後才發現自己竟是一個這樣愛學校的人。想起剛來這裡的頭一個星期，天天失眠，不像在學校的時候，睡的那麼香甜！連自己都覺得驚訝，好笑，「怎麼會這樣呢？」不是一直都不滿那個學校嗎？也許是因為那是我小學、國中和高中住了共十二年的地方吧！奇怪的是想學校歸想學校，真正回到了學校，卻總是不肯也不願意將內心的那份情感，表達出來，常常只是停留半天，就匆匆地趕回店裡。

自從上回老闆娘說要帶我去燙頭髮，買些時髦的衣服遭到拒絕後，他便常常故意在我面前對老闆說：「我看他八成有問題，哪有女孩不愛漂亮的，都已經會賺錢了，還不愛穿漂亮的衣服，也不去燙頭髮，哪像個正常的女孩，一天到晚只穿件牛仔褲，一件裙子也不願穿穿看，哪會有客人要給他抓？」

是誰規定按摩的女孩非得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吸引客人？只有像你企圖以穿戴和撒嬌來討好客人的女子，才真要重視外表，膚淺、無知。好幾次想反駁他，話到了嘴邊，又嚥了回去。每次想到老闆娘和那些壞客人，情緒就無法平靜，必須花一番努力，才能

使之消除。我常用力的咬著點字筆，一如咬住了老闆娘和那些壞客人的手指，點字筆太硬了，繃的我門牙發痛，哈……原來、原來有些東西，是咬不動的呀！

在這店裡我還沒找到一個朋友，同住的只算認識，不能說是朋友，我唯一的好朋友，還是他王宇誠。宇誠已經上大學三年級了，他變得不多，學校的功課壓力，減少了。他來找我的次數，卻一點也沒有減少他對我的關懷，感覺上他比以前更大方、更開朗、更……熱情了。

我沒有傘，被趕下了計程車。

司機：「找不到啦！太晚了，我不能一直陪你在這裡兜圈子下去，下車……」

我好害怕：「麻煩你再幫我找找看好不好？」

「沒時間了，我還有重要的事呢！」

寒風夾帶著急雨，從前額、耳後濕透了我的全身，再沿著褲腳順流而滑進了鞋子裡。我獨自徘徊在風雨交加的街道上，孤獨、恐懼、寒冷、飢餓從四面八方向我擠來。夢的破碎、心的撕裂，使我不得不對生命的價值、工作的意義產生懷疑。我可以忍

受別人的指指點點，可以原諒計程車司機，把我丟在半路上，可是我不能不恨自己，爲什麼走不回剛踏過的路？爲什麼找不到自己剛離開的窩？

「小姐雨這麼大，你要去哪裡，快上來吧！我送你去。」

一輛計程車，在我的正前方停了下來。我像一隻即將溺死的小雞，突然得救一般，在絕望中升起了一絲希望。我把自己淋濕濕的身子，立即往計程車裡塞。

「你是一個好人，將來一定會有好報的。」我感激的說。

「只要能平平安安地過日子，我就心滿意足了。」

「告訴我你的住址，我就找得到了，這一帶我很熟。聽說也有摩托車專門爲你們盲人服務的，是不是？」

「有是有，但是常常也會叫不到車，尤其是遇到這種風雨天的時候，更甭提了，根本沒有人願意跑。」

「旁邊這條巷子，就是敦化南路355巷了。」

「喔！謝謝你送我回來，這一百元給你不用找。」

「不必給啦！就這麼一點點路而已。」

「你肯送我回來已經很好了！怎麼還可以讓你白跑一趟呢？」

「不然不好意思，十塊錢就好了。」

「我又不是沒賺錢，拿去吧！」雖然他一直不肯收，但我還是堅持塞給了他。

猶豫了又猶豫，考慮了又考慮，爬了起來又躺了下去，穿上制服又脫下來，走出門外又走回來，但是最後我還是受了強烈責任感的驅使，我做我應該做的事。拋去了煩惱，拋去了高傲的自尊心，快速的跳上了老闆打電話叫來的機車，既然不能不去又何必拖延呢？

「按摩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啊！用自己的勞力，換取應有的報酬，該是一件光榮而又值得驕傲的事吧！」我這樣安慰自己。

爲什麼？爲什麼？按摩竟是一種這麼討厭，這麼令人恐懼的工作，或許是我不應該來從事這項工作的，可是我沒有辦法，我既不能像哥哥妹妹們那樣，到工廠工作，又不能整天無所事事的待在家裡，一輩子靠家人養活，這樣我會羞死，甚至是悶死的。誰能幫助我？誰能……？

上帝啊！上帝您不會眼睜睜的看著我們這些盲人，自生自滅吧？您不是也給了我們許多的工作能力嗎？只是我們被人所忽略了，噢不！應該說我們的潛能，還未真正的被人所發掘罷了。

您也知道我們不需要一般人的同情與憐憫，不需要國家微薄奢侈的優待！需要的是擁有一塊可以耕種的土地，不是嗎？我們能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了。如，到工廠去栓螺絲釘或包裝，到醫院去當物理治療師，到學校去當老師，甚至英文程度好的，還可以從事電腦的操作等。

大家都知道，納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當我們有了適當的工作，有了錢之後，我們也不想逃避這個責任，畢竟我想做一個有尊嚴，有理想、有抱負的人！然而，我們更希望有能力回饋社會，像別人幫助我們那樣，去幫助需要溫暖，需要幫助的人。進而使我們人類的愛，伴著花香，隨風飄散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五分、十分、二十分了，我不能再這樣等下去，不然老闆又要懷疑我的工作時間少報了。

老闆常對胖子說的話，又在我耳邊想起：「明明是超過了抓兩節的時間，硬說是一節，不管啦！你要交兩節的錢出來，如果大家都像你這樣，那我怎麼辦？」

沒有人從這裡經過，沒有人可問。我顫抖的手指，輕輕在門上敲了幾聲，沒有人回答，停了一會，我再稍微用力地敲了幾下。

「請問你們有沒有叫按摩？」

「都已經兩、三點了，還到處亂敲門，沒長眼睛啊？」

「對、對不起！」

一個年輕的小姐：「不要怪他，他又不是故意的。」

惱人的電梯為什麼不以聲音報樓層為信號呢？惱人的房間門牌號碼，為什麼還用沒凸起的阿拉伯數字？害得我不是常常跑錯樓、敲錯房門，就是闖到地下室去，半天都摸不出來。每天這樣拋頭露面，日夜不分的進進出出，而每按摩一次，所得的三百塊，除了要給飯店抽七、八十塊外，還要付來回至少五、六十塊的車費，剩下的才能跟老闆對分，有時收錯了錢，還要倒賠呢？汗流浹背的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和精力，賺這一點錢，恐怕早已失去所謂「師傅」和「技術」的價值吧！

「對不起，讓你等這麼久。」

「不要這麼說，這麼晚了還叫你來，不好意思。」

「沒關係。」

「按全身要多久時間？」

「差不多五十分左右。」

「小姐那就麻煩你了，最近常常熬夜趕工，累死了，聽說抓一抓會比較輕鬆，是不是？」

我跪在床上，用每一根強而有力的手指交替著，認真地幫他按，無論他長得多胖、筋多硬、按的手指有多痛，像這樣規規矩矩的客人，我都不覺得累，最重要的是能讓他消除疲勞，恢復體力。

「如果我五百給你說是一千你怎麼辦？」

「我相信你不會騙我啦！」

「那可不一定，萬一會呢？」

「我只好認了啊，怎麼辦？」

「難道你摸不出來嗎？」

「一千跟伍佰大小張都一樣，怎麼摸？一百跟五百的大小張也一樣，不相信你比比看。」

「你們可以請政府，把錢都拿來做記號，這樣不就可以分辨了嗎？」

「有啊！提過很多次了，好像反應並不怎麼樣。」

「其實主要是看那些政府官員，有沒有人願意挺身出來為你們講話，不然那有什麼困難。比方說五百比一千小一點，一百也比五百的小一點，不就得了。」

「說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大概不容易吧！」

「應該不會，只是看他們願不願意做而已。」

「不知道耶！聽說有在考慮了，他們的意思是說：『要把錢印上可以摸的記號。』不過我認為那樣可能不太理想，因為鈔票是用紙做的，會舊，一旦舊了就摸不出來了，最好的方法還是用大小張來區別，比較適合。」

「這三百元是按摩的錢，另外這兩百是給你的。」

「這麼多，不用啦！」

「沒關係，不算什麼。」

「謝謝。」

我握著幾張百元鈔票，摸索著走出飯店，心裡真有說不出的快樂。上回客人給我一百元小費，又送我到電梯口，並替我將要往一樓的電梯按鈕按好時，那種欣喜的感覺又回想起來了。啊！世間的好人應該比壞人多吧！但願我的想法是對的。

我已經不是第一次、第二次、第十次……在半夜裡做這樣的惡夢了。「有一個恐怖的人在追我，無論我怎麼躲、怎麼逃，他都緊追不捨。」有時被嚇出一身冷汗，驚醒後才知道，那是賓館或是飯店旅社打來叫按摩的電話。

「六號、八號……在不在？叫他趕快來，二十分以後不到就不要了。」「哼！神氣什麼？要不是爲了混口飯吃，我們才不用你呢！」這些話一遍又一遍不斷傳進了我的耳朵裡，我覺得心好痛、好痛，我真的不明白，爲什麼？爲什麼？有眼無珠的我們，還要看人的臉色、受人的氣啊？今天我又做惡夢了，就爲了客人那聽了就使人害怕的奸笑，和那雙魔鬼似的大手。

「明明知道是不好的客人，還叫我去抓？」回到店裡跟老闆發了一大頓脾氣，管不了那麼多，心裡真的難受。

「我怎麼知道。」老闆不耐煩的說。

淑娟姊：「小妹別難過了，按摩難免遇到不如意的事，只要沒吃大虧就好了。」

「我想不通爲什麼，客人總是喜歡有意無意地摸摸你的手，拍拍你的腿……占你的便宜呢？」

「反正男人嘛！你如果不想開一點，一天到晚也有得氣受。」

淑娟姊耐心的說：「沒事就出來跟大家聊聊天，或是跟家人寫寫信，別把神經繃得太緊，會發瘋的。」

「淑娟姊面對這麼多奇奇怪怪的客人，難道你不會害怕嗎？」

「怕當然是會，可是遇到了又有什麼辦法，還是要硬著頭皮闖呀！其實只要你應付得當的話，你會發現好客人比壞客人多呀！」

「是嗎？」我疑惑地問。

偶然和同事們談談，心情開朗多了。

提到按摩，每個人都有一籬筐的話可說，那真是千奇百怪，無奇不有。「有規矩、乾乾淨淨、不擺架子、出手大方的；有大老闆的細姨仔，出來找按摩師偷情的；有同性戀的人，緊抱著你的大腿不放的；有你一面幫他按，他一面看A片的；甚至還有你一面幫他按，他一面抱著女人調情的，如果只是卿卿我我、摟摟抱抱，就不值得一提了，主要的是他們竟然當著你的面……。」『有什麼關係，他又看不見。』、『叫她休息一下，等會兒再按嘛！』別以為我們眼睛看不見，就什麼都不知道，哼！噁心。」

我坐在淑娟姊的旁邊，聽他們口沫橫飛地說了許許多多奇怪的事，不覺得好笑。淑娟姊待人非常誠懇，他是我最近才結交的朋友，也是我唯一最好的同事。

由於他從事按摩的工作較久，因此無論是在技術或是在處事方面，都有他獨特的見解與豐富的經驗，我從他那兒學到不少應付客人的技巧與方法。比如對一般有邪念的客人所問的某些不健康的問題，我們可以假裝聽不懂，不必回答他們，對比較兇惡的客人，也不必過於緊張，我們可以說一些能使客人心軟的話給他們聽，或是盡量找一些話題跟他們聊天，以分散他們對我們的注意力。

總之，我們絕不可輕易的發怒，無論遇到了怎樣壞的客人，我們都應該善用自己的

智慧，小心謹慎，沉著應付，方不致吃大虧。記得有一回我是藉這樣的幾句話脫險的：「如果你妹妹或是你女兒，在外面受人欺負，你心裡作何感想？」大概每個人都有惻隱之心吧！不然他怎麼會輕易地放過我呢？

給爸爸的信不是下午就寄出去了嗎？為什麼信中的那些字句還會在腦海中轉個不停？

親愛的爸媽收信安好：

時間過得真快，北上已經有一個月了，小女兒在此一切安好，老闆和同事極為照顧，盼你們多加保重，請勿掛念。下星期六我要一個人回家，叫姊姊不必請假，我會先請朋友送我上車，然後再叫弟弟到車站去接我。正確的上下車時間，等買好票後，我再打電話回去，把詳細情形說清楚，不會有什麼問題的，請放心吧！

高雄到台北的這段路程，實在是太遙遠、太遙遠了，讓姊姊每次一大清早趕第一班火車來接我，心裡又高興又難過。我已經長大了，不能事事都很依賴家人，必須學會自己獨立才對，不是嗎？希望你們會同意我的看法及想法，讓我有學會獨立的機會好嗎？

寫到這裡，忽然有一股心酸從我心底油然而生。為什麼我不能來去自如，為什麼哥哥姊姊們都有一雙明亮的眼睛？而我卻是一個瞎子，一個連一點光亮都感覺不到的瞎子？

最後我草草地結束了這封信，擦乾了淚水，把信用錄音帶錄好，再託人帶出去寄，但願他們能早點收到這捲錄音帶，並贊成我在信中所提到的意見。

不管怎麼樣！這次過年我一定要自己一個人回去，不然每回佳節都讓姊姊長途跋涉地來帶我，實在太麻煩、太不好意思了。爲了避免讓家人擔憂，無論在這裡發生了多少不愉快的事，我總不願意向他們提起，始終是一個人默默的承受。

好幾天沒碰到壞客人了，想不到今天倒楣又遇見了。我剛進去按不久，便開始有點害怕了。

「你有沒有做那個？」

「做什麼？」

「全套的呀！」

「沒有！我們是做純的，沒有什麼全套半套的。」

「那你有沒有幫客人按刺激的？」

「沒有。」

「別人都按，為什麼你不按？」

「別人是別人！我是我！」

「傻瓜！按了對你也沒有什麼損失，而且你年輕漂亮，只要肯按，不會怕沒客人啦！你們就是太固執了，這個不抓那個不抓，難怪生意越來越差，都被明眼人搶光了。」

「我們是靠技術生存的，要按就按，不按拉倒，我才不在乎呢！」

「好傲的口氣呀！我就是喜歡你這樣的女孩。」

「不要啦！好痛！」

我用力地從他手中抽回自己的手，憤怒地說：「神經病！」我氣到了極點，而他卻哈哈的大笑起來，我被嚇得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想跑卻又不敢，怕他會因此而更加恐怖，發狠起來，那不就糟了。

可惡的他，揮掉了唯一遮蓋在身上重要部位的一件短褲，一把將我拉進懷裡。他兇

惡的撕破了我的上衣，我捲著身，跟著酒瓶和垃圾桶，在地上用力地滾來滾去，並重重地咬了他幾口。

「喲！你這不知死活的女人，還不乖乖聽話，他媽的！」

「你敢對我非禮，我就給你點穴，讓你全身的血液都凝固，這樣不但會死，而且會死得很淒慘。」

我拼命地大聲嚷著，但他似乎沒有聽見我說了些什麼，仍像瘋狗似的緊揪著我不放。我真希望自己真有所謂的點穴本領，替自己解圍，並為盲胞除害。

不知怎麼，茶几上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也許是因為我出來太久了，那電話是老闆打來找我的。我趁他一不注意，一個翻身拉開了房門，拼命地往外跑，當我跑到樓梯口時，忽然踩了一個空，毫不提防地滾了下去，渾身都在發抖，那時候還不知道會痛，只是害怕。

「回來、回來。」

「小姐，你怎麼了？不要跑，會跌倒的。」

「發生了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

「不知道。」

我的頭髮因恐懼而站立起來，我不能停止，他會追上我的。直到聽不見他的呼叫，聽不見茶房的追問，所有因我而騷動起來的聲音都已停息，我才停下來喘氣。兩條腿像陷在泥裡一樣，拖都拖不動。忽然發現我已跌跌撞撞的穿越了兩個巷口，就快到店門口了。

淑娟姊溫柔的說：「還好半夜裡車子較少，沒被撞倒，我都替你捏了一把冷汗。」

「其實撞死也罷！」

「不可以這樣想。」

「真的！淑娟姊，記不清這是第幾次有驚無險的事了。難道除了按摩我們就毫無選擇了嗎？」

淑娟姊耐心的說：「我不知道該如何安慰你，我剛來的時候，心情也和你一樣，雖然感覺上我已練得刀槍不入了，可是偶爾躲在被窩裡，我還是會禁不住地淚流滿面。」

很久沒有哭了，如果哭能發洩情緒，如果眼淚能洗去悲傷，那麼，就讓今晚的雨，陪我哭個夠吧！

看到這兒，我那不爭氣的淚水，便成串的湧了出來，一時感到全身發僵，腦中昏熱，胸中脹痛，整個人像被銳利的亂刀砍過，又像是被強烈的怒火烤過一樣，全身都是那麼的疼痛，那樣的難熬，滾燙的淚水，燙傷了我的臉、我的心。

忽然聽到了小女兒的哭聲，我合上日記，從椅子上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走到廚房拿了奶瓶，泡了奶，小心翼翼地餵飽了他。聽到他正高興的咿咿呀呀的學語，又聽到了客廳傳來小兒子的快樂歌聲：「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塊寶，投進媽媽的懷抱，幸福享不了。」我不由得笑了，孩子們是我的驕傲和希望，從他們天真的智慧裡，我便體會到了世間的悲苦與喜樂，是永遠平行的。

我和我的初戀情人，也就是我的先生王宇誠，在風雨飄搖中共同建立了一個溫暖而甜蜜的家。目前我們已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小房子，孩子們也都健康活潑，我們不是很幸福嗎？

經過心靈周而復始的煎熬、不平、吶喊，以至於冷漠之後，我終於懂了什麼叫滄桑。然而每個人都有幸與不幸的一面，唯有能在逆境中自處，在順境中自得的人，才是

勇者、智者啊！

親愛的朋友們，當我們重生的時候，且讓我們為追求真善美的人生，而共同努力吧！

好想上廁所

上課鈴聲響的時候，同學們急急忙忙的湧了進來。混亂中，有人說：「等會兒我們去盪鞦韆。」

「我要去溜滑梯。」

「翹翹板比較好玩啦！」

「我比較喜歡吊單槓！」

「第四節了耶！放學後，不回家，要住這裡呀？」

「就是嘛！笨！」

不知道是誰的聲音：「老師來了。」就這麼一句話，吵雜的教室，立刻變得鴉雀無聲。

班長隨後喊：「起立、敬禮、坐下。」

雖然，我全身都在發抖，雖然，我害怕一站起來，尿就會忍不住的擠了出來。可是，爲了表達我對老師的一片敬意，更爲表示自己和班上的任何同學，並沒有什麼不同。我裝成若無其事，勉強的站了起來，向老師行禮。

「昨天唸到哪裡呀？」老師問。

同學們齊聲回答：「第六課。」

老師說：「好！來！大家翻開課本……。」

說到那兒？怎麼忽然停了？老師呢？原來他早已走到了我的面前。

「廖玉燕，上課不坐正，屁股扭什麼扭？很好看呀？」

我嚇了一大跳，全身都冒著冷汗。低著頭，滿臉發熱的我，只覺得鼻頭一酸，就忍不住的嚎啕大哭起來。嘴裡蹦出了幾個字：「我要尿尿！」一直不願意說的話，竟然在眾人面前脫口而出，多麼不好意思呀！

「爲什麼不早說？陸筱雯帶他去。」

陸筱雯推著我的肩膀，走出教室：「同你坐，真倒楣！討厭！」他一路上噤哩咕嚕

的唸個不停。

我沒有理他。其實，我又何嘗喜歡跟他一起坐呢？那是這學期新的級任老師，重新安排座位的結果，不然，我才不願意跟張玉英分開坐呢！

陸筱雯不耐煩的說：「死人！快出來啦！哪有人像你上這麼久？」

回到教室，我終於可以輕輕鬆鬆的坐下來，輕輕鬆鬆的上課了。

老師站在講台上，面向黑板，用粉筆指著剛塗上去的字，一橫一豎，耐心的解釋著：「盲！就是這樣寫，這樣寫！懂不懂？」

大家都好有自信的齊聲回答：「懂！」

奇怪！我一點都聽不懂，為什麼他們都說懂了呢？我急著舉手：「老師我不懂！」

老師說：「盲！就是眼睛看不見的意思！」

我知道「盲」這個字，老師一定是因為我，而教他們寫的。但是，我並不介意。

「那怎麼寫呀？」我好奇的問。

「怎麼寫呀？」他喃喃的重複了一遍我的問話。然後，遲疑了一下說：「上面是一個滅亡的亡，表示沒有了，下面一個目，代表眼睛，合起來就唸盲，就是眼睛失去光明

的意思！」

昨天張玉英教我「是」或「會」就點點頭；「不是」或「不會」就做出搖頭的動作，我還來不及用上呢！

他繼續搶著說：「你只要先記住它的用法和意思就行了。如果不會寫，等下了課，我再想辦法教你好不好？」

我狐疑的笑笑：「騙人！下課就要回家了。」

同學們聽我這樣說，便哄堂大笑起來。

我轉身問坐在我後面的陳惠玲：「盲怎麼寫？」

他先用鉛筆，在我的手心上寫了又寫，我覺得很痛，想縮回來，又捨不得。

「看！筆心斷了啦！」他有點生氣。

我很不好意思的請他換個方式。有個好辦法，在我腦中閃過：「這樣寫好了！」

他握著我露出食指的拳頭，在桌面上畫來畫去，不知道畫了多少遍，但我仍然感到模糊，一點概念也沒有。

「不會！不會！煩啦！」他的鼻音很重，很像要哭了。

老師突然站在旁邊說：「站起來！什麼事？你們兩個都站起來，不好好上課，吵什麼呀？尤其是你廖玉燕，剛才我就看到你纏著他，一直東問問、西問問，害的別人不能專心上課。手伸出來。」

我雙手分別由左右兩邊伸了出去。

老師說：「合起來，不是教你手心貼手心，而是兩手並排的意思，摸摸看，這樣會不會？」

我學他的樣子，兩手並排，往前伸直，並且把手心攤開。

「啪啪」兩聲之後，我的手又麻又熱。還好！沒我想像中的那麼痛、那麼麻、那麼可怕！我就知道，他可能不會打得很重。他溫和親切，剛才罵我的時候，責怪中還透著關懷的意味呢！老師處罰我，只是想藉此警告其他小朋友，讓他們知道，上課不許講話罷了。

剛去上過廁所，怎麼又想上了呢？昨晚到現在，我不也一滴水都沒喝嗎？

爲了怕在學校會一直想上廁所，所以從每天晚上起，直到隔天中午以前，我是絕不喝水的，連湯也捨棄了。

倒不是我不會渴，不喜歡喝水或喝湯。只是忍尿的滋味，太難受了。不然也會太麻煩人家，尤其是這麼彆扭的事，我更難以向別人啓齒。

也許我是太害羞、太固執了。如果別人不先主動問我，有沒有需要幫忙？我是決不肯、也不敢向人求助的。

我覺得凡事樣樣都得拜託別人，實在很丟臉。即使是自己的親人或好朋友，也不例外。還好馬上就要下課了，回去再上，該不至於太急吧！

其實我心裡也知道廁所在哪裡！走出教室，左轉不遠，下兩個階梯，走完一條長廊，經過那塊有尿騷味的小空地，順著草坪邊緣，稍微往右移一點，跨過一條小水溝，再上兩個階梯，不就到了嗎？

這條路線，在我的腦海裡，不知道起伏了幾千幾萬回，而我卻未曾單獨走過。或許我真的太懦弱了。我怕跌倒，怕踢到東西，怕撞到人，怕人家笑我是瞎子，怕……！

老師說的對：「無論是誰有困難，一定要說出來，請老師或同學幫忙，問題才能解決，生活才會愉快。」

可是，我沒有這個勇氣，至少現在還沒有，況且有些事情，是很難回答的，很難解

決的。

我曾經問過爸媽，也問過無數位醫生，「我什麼時候才能看得見呢？」他們都說：「只要你乖、聽話，就快了。」

快了、快了，最快到底是什麼時候啊？自從我兩歲，一場不明原因的病，持續高燒不退，導致視神經萎縮、失明之後，至今已有了六年了。難道還要不斷不斷地等下去嗎？左鄰右舍的叔叔、伯伯、阿姨們，哪個不說我乖，說我聽話，說我不會像其他的孩子，一天到晚蹦蹦跳跳的，盡會惹事。可是，我還是看不見哪！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也喜歡到外面東跑跑、西跑跑，我更希望自己能 and 哥哥、弟弟一樣，一起去偷採別人的水果，即使是給人發現後，被人邊追、邊打，那何嘗不也是一種樂趣？

張玉英，聽說你生病了，不知道好點沒？希望你趕快好，最好明天就可以來上課了。我好想念你、好喜歡你呀！

張玉英，當你沒來上課的時候，你知道我有多煩惱嗎？沒有人陪我玩，還不算什麼！但是，總不能沒有人，帶我去上廁所呀！